

青
零
窗
下

2015年

中国故事精选

邱牧 选编

鬼契

三连跳

对不起，我不识字

小丑鱼之恋

如果爱

貴
零
金
區

2015年

中国故事精选

邱牧 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2015 年中国故事精选 / 邱牧选编. -- 武汉 : 长江
文艺出版社, 2016.1
(2015 年选系列丛书)
ISBN 978-7-5354-8532-8

I. ①2… II. ①邱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2500 号

责任编辑: 田敦国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装帧设计: 壹 诺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省安陆市安东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21.37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313 千字

定价: 34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拍案惊奇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002 | 歪门邪道咱不走 | / 王永坤 |
| 013 | 命案心理师 | / 四 七 |
| 021 | 千杀 | / 辛 白 |
| 032 | 买狗 | / 杨 格 |
| 043 | 三连跳 | / 岳 勇 |
| 054 | 四十八小时 | / 金面佛 |
| 065 | 城市寻宝 | / 辛 白 |
| 073 | 死亡出租车 | / 公输然 |
| 084 | 鬼獒 | / 李楚楚 |
| 095 | 逃不掉的“投名状” | / 岳 勇 |
| 106 | 千机鬼变 | / 王玉龙 |

滴水藏海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118 | 重新施工 | / 刘忠山 |
| 120 | 逃兵 | / 杨进修 |
| 122 | 代驾 | / 菊韵香 |
| 124 | 人走茶不凉 | / 王祥英 |
| 126 | 免费享受 | / 农 夫 |
| 128 | 棋高一着 | / 麻 坚 |
| 130 | 完美记忆 | / 大 手 |

- 132 老将出马 / 钟 荣
134 卖不出的楼盘 / 李锋波
136 不放心 / 蒋诗经
138 同是日本货 / 彭 春
140 你要说清楚 / 王祥英
142 天籁之音 / 钟 荣
144 学习渠道 / 李 定
146 事事都要命 / 王国龙
148 母亲的疼 / 姜 欣
150 赤诚相见 / 蒋先平
152 时间都去哪儿了 / 徐树建
154 黑膏药 / 王祥英
156 快点上菜 / 郑小亮
158 到底选谁去 / 曹景建
160 千万别来家里 / 靳月伟

世态万象

- 164 自行车代驾 / 张 亮
169 想多了 / 沙 鸥
173 砸不破的玻璃 / 程桂东
177 官场“风水师” / 肖崇东
182 铁三角 / 艾 丁
186 灾星转移 / 储召良
190 对不起,我不识字 / 于 强
195 喝汽油的人 / 谢庆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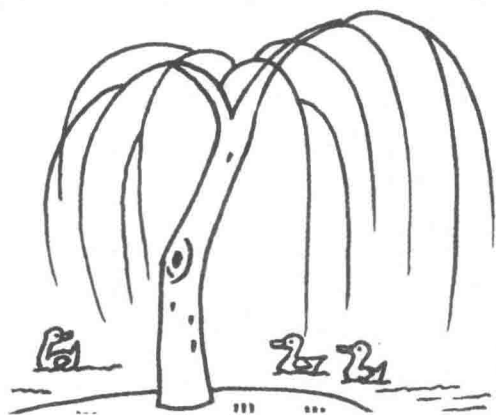
199	山水谣	/ 菊韵香
203	看走眼	/ 金面佛
208	包子冤案	/ 琴 台
212	宝贝儿回家	/ 刘小红
216	父子混蛋	/ 于 强
221	网民的胜利	/ 大 手
225	1937 年的罐头	/ 于 强
229	这个法宝不得了	/ 于 强
234	不速之客	/ 沈沧澜
239	逛闹市	/ 储召良
243	请你原谅	/ 蒋诗经
247	斗法	/ 阿 木

真情大爱

254	姑嫂对对碰	/ 张长菊
259	捐赠背后	/ 吕保军
264	带着母亲去远行	/ 赵 谦
269	狱友的信	/ 实 梦
274	医心	/ 白 航
280	如果爱	/ 阿 春
284	给父母打电话	/ 杨军民
289	干净的心	/ 吴宏博
293	痛苦的决定	/ 刘 军
297	今夜不能死	/ 刘祖光
302	三万模刀	/ 刘祖光

306	苦涩的爱	/ 许张彬
310	真假爸爸	/ 林下有夕
314	家有老人	/ 刘小红
319	错过	/ 黄庭凯
323	追捕	/ 蒋诗经
327	我还欠你一个拥抱	/ 周 锦
332	小丑鱼之恋	/ 童存云

拍案惊奇





歪门邪道咱不走

王永坤

古黄县青山乡的周留根在当地是个出了名的倔老汉。十年前，县里对民师统一进行转正考试，他因为坚持不托关系找门路，结果许多成绩比他差的民师都转正了，他却名落孙山，被挤出了教师队伍，从此便落了个“周老犟”的外号。

周老犟离开学校后，便以走村串巷爆米花为生，他心里憋着一口气，砸锅卖铁也要供儿子周刚读书！去年高考，周刚考了个全县理工科第一名，被省城科技大学物理系录取，让周老犟成了“状元爹”，终于扬眉吐气了。

谁知今年入冬，周老犟的老伴儿韩秀娥肺气肿发作，没命地咳嗽，直咳得痰中血丝隐隐，到乡卫生院一查，大夫说恐怕难以根除，需赶紧住院治疗，不然性命堪忧！

周老犟当时就蒙了，韩秀娥却扯起他逃也似的离开了卫生院，说这病既然难根除，治了也白治，只怕枉花了钱耽误儿子上大学。周老犟的心在滴血，暗暗发誓，说什么也要为苦了大半辈子的老伴儿治病！从那天起，周老犟更忙碌了，每天天不亮就推着自行车驮着爆米花机出门，天黑透了才回来。

这天傍晚，周老犟回到家，意外地见儿子回来了，正为他娘捶背呢。周老犟心中先是掠过一阵惊喜，随后又掠过一分不安：“刚……刚子，离放暑假还有两个多月呢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”

周刚眼光有些躲闪，说自己放心不下娘，这两天功课不太紧，便回家来看看，明天一早就赶回去。

晚饭后，韩秀娥在堂屋炕上歇息，爷俩则在东厢房里的木板铺上躺下了。周刚坐了一天车，头一挨床铺便打起了呼噜。这时，周刚翻了个身，“啪”的一声从他盖在被子上上衣口袋里掉下一卷东西。周老辈急忙披衣下床为儿子捡起来，就着昏黄的灯光一看，却是一张“高考体检表”和一张身份证。令周老辈大吃一惊的是，体检表和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儿子的，姓名却叫“李辉”，连家庭住址也变成了什么“古黄县中山路明珠小区”！周老辈猛想起近两年在县城爆米花时，曾听到在校大学生当什么“枪手”替人参加高考的传闻，不由心里一“咯噔”：难道刚子这趟回来就是当那“枪手”的？

周老辈叫醒了儿子。面对体检表和假身份证，周刚揉了揉眼睛，知道自己无法再隐瞒了，低头道：“爹，我是给人家当了‘枪手’，这趟回来是过高考体检关的……”

原来上个月，周刚有一个高中同学、在省城另一家大学读书的老乡冯峰突然找上他。这冯峰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，仗着老爸是副县长，抽烟喝酒谈恋爱，就是不学习，谁知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去年高考后，总是在考试中班级排名倒数第一的冯峰，居然同“状元”周刚一样考上了省城的大学。

冯峰告诉周刚，他之所以能考上大学，是因为他老爸给他找了个“枪手”替考，并出重金请周刚回古黄做高考“枪手”。还说古黄县的关系他们都已打通，周刚只需到时回古黄两次就行了。周刚本来当场就严词拒绝了，谁知这时他得知了母亲的病情，他知道靠父亲挣的那点儿钱，根本无力给母亲治病，思量再三，他又找到了冯峰……

“混账！”听了儿子的叙述，周老辈额头青筋暴涨，“你……你这是丢咱周家先人的脸呢！”他扬起了簸箕般大的巴掌。

“爹，我在学校图书馆里查了医书，也询问过省城的医生，我娘的病已发展到肺心病阶段了，危险至极，再不抓紧治疗恐怕难以挨过下一个冬天了……”周刚泣泪如雨，跪在了爹的面前。

周老辈的巴掌再也落不下来，他气得一跺脚，转身从土墙缝里抠出一个蓝布包，解开来，里面全是零零碎碎的钞票：“傻孩子，你娘的病有爹撑着呢！这是我积攒的三千块钱，你先拿了去，还了那姓冯的。你给爹记住，眼里揉不得沙子，歪门邪道咱不走！”

“不！”没想到周刚手一推，硬生生将蓝布包推了回来，“爹，这一回，儿

说啥也不能听你的了！”儿子倔强的神情令周老辈心中一悸，他狠了狠心，又扬起了巴掌。“啪、啪”两声，周刚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两巴掌，顿时腮上浮起了几个紫黑色的手指印。可他眨也不眨，头反而抬得更高。周老辈慌了神：“你、你小子还反了！”手却颤抖着再也落不下去。爷俩对峙着，房间里寂静至极，门外却清晰地传来沉重的呼吸声。

“娘——”周刚一声大叫，拉开了房门。门外，韩秀娥眼噙泪花，手捂胸口忍着咳嗽，两道晶亮的泪水从肿胀的眼缝中流了下来：“你爷俩咋又辈上牛了？”

周刚再也忍不住了，三下两下收拾好自己的衣物，呜咽道：“爹，娘，我……我现在就回学校去。娘，你保重，到暑假我一定接你去省城大医院看病！”说完，一头冲进了黑暗之中……

儿子走后，周老辈窝在家里整整三天没出门。周老辈当年就是因为有人钻空子，被挤出了民师队伍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切齿之恨的考试舞弊，儿子竟然也参与其中！一股强烈的义愤在他胸中涌起，可怜老百姓的子弟受尽十年寒窗之苦，方才跳得“龙门”，而如今那些有权有钱的子弟不学习照样能上大学，有何公平可言？一番痛苦的煎熬后，周老辈终于下定了决心，要向上级举报这桩舞弊事件。

第四天，头发几乎全白了的周老辈推起自行车出了门，他要去县教育局找何成山副局长。十年前周老辈在村小学当“老民师”那阵，校长就是何成山。

推开“副局长办公室”厚重的橡木门，周老辈一眼就看到何成山正在堆满文件的办公桌上忙碌着，手里还拎着一个刚拆了口的大信封。一旁的沙发上，两个戴眼镜、教师模样的人诚惶诚恐地坐着。周老辈乍一进来，倒把何成山吓了一跳，手一颤，信封掉了下来，里面厚厚的一沓钱露出了一个角。

“啊，啊呀，哪阵风把你老哥吹来了？坐，坐，快坐！”何成山急忙打招呼，又转头对那两个教师道，“二位请回吧。放心，放心。至于……至于这个报名费，暂且放我这儿好了！”说着手一拨拉，飞快地将信封塞进了抽屉里。

打发走两个教师，何成山抹抹额头上的汗，摇摇头对周老辈道：“无事

不登三宝殿,你老哥今天难得找小弟来,想必有要事哟!”

周老犟鼓足勇气:“是……是有要事。是刚子的事。”

“刚子?听说去年他考了个高考状元,可喜可贺!说吧,是什么事,包在小弟身上。”

周老犟一咬牙道:“老何,我,我要向你举报我儿子周刚给人当高考‘枪手’,牵头人就是冯副县长的儿子……”

何成山一听,大惊失色,竖起手指在嘴上“嘘”了一声,拉开门向走廊两端探了探头,然后将门关死,压低声音对周老犟道:“老哥,你这话可不能乱讲啊!”

周老犟急了:“老何,咱们共事多年,难道我的话你还不相信吗?”说完便把事情的经过细细道来。

何成山听毕,神情变得严肃起来,沉吟片刻道:“老哥,你说的这些话,我全信,你来找我还真是找对了!今年咱们县的高考组织工作是由我分管的,尤其是报名手续这一关我要亲自把守。哦,刚才……刚才那两个县一中的老师就是专门来找我交考生报名材料的。此事事关重大,牵涉面广,单靠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,还得按程序来。在这桩事没有彻底查实之前,你就不要再外传了,以免走露风声。我会把这件事反映给有关领导的!”听何成山这么一说,周老犟心头亮堂了许多,连连点头。

“走,咱老哥俩好几年不见,到我家喝两盅去!”何成山脸上又堆满了笑,不由分说地扯着周老犟出了门。

酒桌上,何成山一边为周老犟倒酒添菜,一边细细打听他的近况。得知韩秀娥重病在身,他唏嘘不已:“老哥啊,不是小弟抱怨你,你也太狠心了,老嫂子的病情竟拖成了这样子!若早点儿对小弟讲了,小弟总能帮你个忙的!”

周老犟从县城回到家,心里踏实了许多。第二天一大早,他正要推车出门爆米花,却见一辆小轿车迎面驶来,“吱”的一声停在了自家门口,接着车门一开,何成山走了下来,身后还跟着一个身穿白大褂的胖医生。何成山笑容可掬地扯着周老犟的手道:“老哥啊,我是专门来接老嫂子去看病的,这位是县人民医院的霍大夫,由他主治老嫂子的病再好不过了!”

周老犟一时手足无措。何成山不由分说,便将老两口生拉硬拽,塞进了轿车。来到县人民医院,霍大夫领着周老犟和韩秀娥跑上跑下,各种医

疗检查后诊断道：“病的确很危险，气急指数都到4.8了！但住院静心治疗两个月，还是可以控制的。”何成山则忙里忙外地将韩秀娥的病床安排妥当。

周老辈对何成山和霍大夫万分感激，扯扯何成山的衣角，嗫嚅道：“老何，这住院的钱……”

何成山手摆得似风吹荷叶：“咱弟兄俩别提什么钱不钱的，我早就对医院的缴费处安排过了，一切包在我身上，你只管住下陪老嫂子看病就行了！”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周老辈不好再说什么了，他心里还惦记着高考舞弊的事，便问何成山那件事反映得怎么样了。

何成山笑笑道：“老哥，你不要着急，真相我早晚要告诉你的。对了，今天中午有人要请你的客呢。”

“请我的客——谁？”周老辈疑惑地说。

“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何成山依旧笑着道。

医院下班的时间到了，何成山将周老辈拽到医院食堂，来到二楼雅座区，只见霍大夫笑咪咪地坐在堆满酒菜的桌前。何成山对周老辈做了个请进的姿势道：“老哥，今天这餐饭是霍大夫的意思，想和你说说心里话。快里面坐！”

从来都是病人请大夫的客，哪有医生反过来请病人客的？周老辈一头雾水，身不由己地坐了下来。霍大夫举杯相邀，周老辈忙木然地端起酒杯。酒过三巡，霍大夫笑吟吟地发话了：“周老哥，你放心，老嫂子的病包在我身上。我保证把老嫂子治好！”周老辈连声称谢，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

谁知霍大夫突然脸一变，瞪着周老辈道：“但你可不能落井下石啊！”

“啥？啥意思？”周老辈被霍大夫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弄得目瞪口呆。

霍大夫重重地放下酒杯，几乎是怒吼道：“你可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！你知道你举报的是什么吗？那是一笔大家合伙入股的生意，我往里面砸了整整二十万块钱呢！与人方便，就是与己方便。你若就此罢休，我负责把你老婆的病治好，不用你花一分钱；你若再继续举报下去，断了我的财路，害得我蹲监坐牢，我就停你老婆的药！”

周老辈大惊失色。何成山急忙站起来打圆场：“霍主任，你喝高了！让我来对周老哥把话说清楚。”他说着将霍大夫拉到房间外一番劝说，对方这才气哼哼地走了。

何成山回到房间，关紧门，叹道：“老哥啊，实话对你说，你举报的那个高考替考事件，复杂着呢，霍大夫也被牵涉其中！”说完猛喝两杯酒，借酒盖脸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细细道来……

原来，近几年来古黄高考之风大坏，舞弊行为屡禁不绝，渐渐愈演愈烈，竟出现了买卖考分乃至冒名顶替找“枪手”的恶劣现象。今年，县城里包括霍大夫在内的一些胆大妄为之徒竟突发奇想：何不把一年一度的高考当作一笔大生意来做？为此，他们集资入股，以重金开道，动用各种社会关系，先将通往考场的一道道“关卡”全部打通，又让有副县长老爸当靠山的冯峰，在省城纠合了40多名重点大学的在校生，雇作“枪手”，准备返回古黄参加高考替考。待到高考揭晓，他们将根据考分明码标价：三本大学卖5万元、二本大学卖10万元；至于一本大学，则可卖到15万元！如此“生意”，岂不是一本万利！

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大做发财美梦之时，不承想秘密返回古黄参加高考体检后，周刚说什么也要回家探视生病的母亲，冯峰一时大意答应了，结果捅出了周老聿要举报他们的娄子！霍大夫他们在第一时间得知后，吓得够呛，急忙采取“补漏”措施，以给韩秀娥看病为名，将周老聿控制在医院内，又要花样利诱威逼，迫他就范……

周老聿听了，震惊得胸膛都要爆炸了：“原来你，你和他们是一伙儿的！”

何成山苦笑着向周老聿交了底：“老哥哟，你不在官场上混不知道官场上的难！我一个小小的副局长有多大能耐敢制止他们犯罪？别的不说，冯峰的父亲冯副县长，就是我的顶头上级，他交代下来的事我不敢不办？”

周老聿猛然想起了当初在“副局长办公室”所见的那一幕，他目光如炬，直视何成山：“所以那天你就收了那两个老师的钱？他们俩的高考报名材料中一定有不少‘枪手’！”

何成山尴尬一笑道：“老哥，听小弟一言，事已至此，你就别到处举报了。霍大夫答应看好老嫂子的病，不用你花一分钱，咱何乐而不为？”

周老聿一声冷笑：“老何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让我昧了天良，做不到！”

何成山额头上虚汗涔涔，脸一阵红一阵白：“老周啊，你别忘了你儿子周刚也已深陷其中难自拔！实不相瞒，上个星期我去省城专门找到了周刚。喏，这是你儿子写给你的信，你好好看看吧——难道你不为你儿子的

前程考虑？”

周老聿接过来一看，的确是儿子的笔迹。周刚在信中一再苦劝父亲别再举报了，在这桩替考案中，古黄黑白两道都有人参与其中，咱实在得罪不起！信尾，周刚写道：“爹，儿如今想抽身也没了退路，只要能治好我娘的病，我宁愿把灵魂卖给魔鬼！”

周老聿一把将信扯了个粉碎：“冻死迎凤站，饿死不弯腰！这病，我们不看了，这就出院走人——至于已经花掉的医疗费，我给你何成山打欠条！”言毕，大步走出门去。

何成山面如死灰，无力地瘫坐在座位上，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，按了个号码：“老霍，周老聿他敬酒不吃吃罚酒……”

周老聿怒气冲冲地回到病房要扯老伴儿回家，却见病床空空如也。值班护士告诉他，刚才根据霍主任的安排，已将病人转至“回春楼”416病室了。

周老聿费了好大周折，终于找到“回春楼”，他气喘吁吁地爬上四楼，找到了416病室。推开房门，只见房内除了韩秀娥躺在里侧的一张病床上之外，在靠门口的地方还摆了一张病床，一胖一瘦两个彪形大汉正歪坐在病床上抽烟。

“无功不受禄，这病咱看不起！”周老聿不及细说，很快收拾好了行装。韩秀娥听惯了周老聿的，没多问，就默默地跟在了他身后。老两口走到门口，却见那个胖大汉像一尊怒目金刚似的堵住了门，那个瘦子则在一旁抱着膀子，叼着烟斜睨着他俩。

周老聿大吃一惊：“你……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瘦子吐出一口烟圈，怪声叫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托你俩的福，有人雇我俩专门陪伴你俩看病，一直陪到高考结束，一个月开5千块呢！你俩识相点儿，咱井水不犯河水，不然……”说着便抓住周老聿的胳膊，使劲一拧，周老聿顿时疼得脸上黄豆大的汗珠直滚。那胖子则一下子把韩秀娥推回到病床上。

“快放我们走，不然，我……我要报警！”周老聿愤怒挣扎。

瘦子一声冷笑：“喊什么喊？霍大夫说了，你要再闹，就把你俩当疯子送到精神病院里去。到了那个地方，没个半年十个月是出不来的，高考早

就结束了！”这句话“吓”住了周老犟，他一声不吭了。

那胖子和瘦子头几天挺痛快，看电视看得天昏地暗，但十来天过去，电视看够了，两人不耐烦起来。胖子从兜里摸出一副扑克，两人便玩起了“同花顺”，玩了半天，两人又腻了，胖子说这玩法太没意思，不如“斗地主”有趣。瘦子眼一白低声道：“‘斗地主’至少要三个人玩，咱俩咋个玩法？”

“不是还有我嘛！”周老犟听到了他俩的嘀咕，高声接口，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我就陪你俩玩一玩。”说着从怀里小心翼翼掏出那个蓝布包，从里面抽出了几张钱。

胖子和瘦子大喜，三人兴致勃勃地“斗”起了地主，胖子和瘦子暗中联手，战至深夜，周老犟蓝布包中的钞票全输光了！韩秀娥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：从不赌博斗牌的死老头子今天怎么了？这几千块钱要爆多少锅米花才能挣来啊！

周老犟却视作不见，输光了钱上床就睡，不一会儿便打起了呼噜。两个小混混赢了钱，兴奋至极，胖子屁颠屁颠地跑到楼下小卖部买了两瓶大曲酒，两人吆五喝六地对喝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两瓶酒见了底，两个家伙横躺在床上鼾声震天。周老犟从床上一跃而起，推醒老伴儿，背起她“蹬蹬”地下了楼。韩秀娥这才明白过来：老头子是故意输钱好灌醉两个小混混的！

第二天，霍大夫来查房，只见两个小混混酒气冲天地蜷在床上人事不省，对面床上却人去床空，不由又惊又怒，狠扇了两人几巴掌，赶紧掏出手机……

周老犟背着老伴儿，一口气来到城外十来里的一个三岔路口，方才放下老伴儿，把事情来龙去脉一说，叮嘱她道：“刚子娘，你先回家吧，他们要对付的是我。病，以后咱们再接着看！这回我想，要告就要去县公安局举报他们，说什么也不能让这帮家伙得逞！”

知夫莫如妻，韩秀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道：“他爹，你……你放心，别担心我。千万……千万要把咱刚子从那条邪路上拽回来！”

周老犟赶到县公安局时，天已大亮。他站在公安局办公大楼前，拿不定这案子该归哪个科室管，正在徘徊，忽见一个民警急匆匆来到他面前，张口就问：“你是青山乡的周留根吧？”

“是，你……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嘿嘿，我是城关派出所的所长张伟，有个刑事案子牵涉到你，请你跟我走一趟。”他边说边将周老聿往大门外拽。

来到门口，只见一个民警在一辆警车旁站着，手里拎着一副手铐。周老聿还来不及反应，就被张伟和民警一左一右塞进了警车。

周老聿一路颠簸被带到城关派出所的问讯室。张伟怒气冲冲地一拍桌子：“我们捉的就是你，错不了！”随又指着角落里的一个黑铁疙瘩道，“你认认，这个爆米花机是不是你的？”

周老聿眯眼一看，大吃一惊：“是我的爆米花机，你们咋把它弄到这儿来了？”

“是你的就好。你先签个字按个手印再说吧。”张伟身旁的那个小罗民警拿着一个本子，翻开其中一页，又递过来钢笔。周老聿想也没想就照办了。张伟接过本子，翻了过来，周老聿这才看清本子封面上的四个墨黑大字：问讯记录。张伟一声冷笑，对小罗努了一下嘴道：“好了，爆米花机是在偷羊现场发现的，现在这老家伙又签字按了手印，等于他招认罪行了，物证、口供俱在，可以将他移送到果园场看守所了。”周老聿方才意识到自己又上当了：原来张伟他们事先已伪造好了问讯口供，又哄骗他在最后一页签字按手印！

第二天，周老聿被带到了果园场看守所。交接手续办好后，周老聿被押进了第12号房。周老聿一被推进铁门，就见幽暗的房间里一双双贼亮的眼睛盯住了他。

“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！”一个长着一对招风耳的小青年晃过来冲周老聿胸部就是一拳。周老聿被打了个趔趄，他怒从心头起，反手就是一巴掌。“噉”的一声，“招风耳”疼得跳了起来。这下捅了马蜂窝，除了床铺在最里面的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外，老嫌犯们一哄而上，将周老聿按倒在地，拳脚交加，直到打累了，才停了手问他服气不服气。周老聿“呸”地吐出几口血水：“我才不会服你们这帮只知偷鸡摸狗的小毛贼呢！”

“真是老聿种！”老嫌犯们气恼之下还要继续教训他。

“慢。”这时，戴眼镜的小伙子发话了。几个人赶忙住了手，显然，这个“眼镜”是“大哥大”。

“我倒要细细地看看这个聿老头。”“眼镜”推推鼻梁上的眼镜架，来到周老聿跟前，扯亮了头顶上的电灯，不看则已，一看之下大吃一惊：